

天一閣藏本王若虛《尚書義粹》 與明代科舉

許 華 峰*

提 要

現存金代《尚書》學的傳世文獻極少，王若虛《尚書義粹》是目前研究成果較為豐碩的一種。然相關研究皆根據清代張金吾的輯本加以補充、討論，並未重視天一閣博物館所藏明代《尚書義粹》殘本。此本尚存二十九篇，內容當為科舉「經義」之作。本論文以此版本為依據，分析其內容，並以之與張金吾輯本對比，證明天一閣藏本才是明人所說的那本作為科舉經義文範本的王若虛《尚書義粹》。此書內容皆依偽《孔傳》、《尚書正義》立論，與金代科舉的規範一致。從這二十九篇文章，可以窺見金代經義文的大致形式。而從明代科舉經義文的發展歷程，正可說明此書為何得以成為影響一時的科舉參考書。

關鍵詞：天一閣、《尚書義粹》、王若虛、張金吾、經義

本文於 111.08.22 收稿，112.03.15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DOI:10.6281/NTUCL.202306_(81).0003

The Collection in Tianyi Pavilion Museum - Wang Ruoxu's *Shangshu Yi Cui* 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Hsu, Hua-Feng*

Abstract

Among the few existing *Shangshu* study documents handed down from the Jin dynasty, Wang Ruoxu's *Shangshu yi cui*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best-researched results. The current research is mainly supplemented by Zhang Jinwu's edited edition from the Qing dynasty. Tianyi Pavilion Museum keeps a remnant edition of *Shangshu yi cui* from the Ming dynasty, yet it has not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There are twenty-nine articles in this book, based on the pseudo *Confucius biography* and *Shangshu Zhengyi*, and its content is related to the “jingyi” work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Based on this edi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tent and compares it with Zhang Jinwu's edited edition. The Tianyi Pavilion collection is what Ming people called Wang Ruoxu's *Shangshu yi cui*. From these twenty-nine articles, we can get a glimpse of the general form of the scriptures in the Jin dynasty. Judg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imperial examination scripture, this article explained why *Shangshu yi cui* became an influential reference book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e Ming dynasty.

Keywords: Tianyi Pavilion, *Shangshu yi cui*, Wang Ruoxu, Zhang Jinwu, jingyi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天一閣藏本王若虛《尚書義粹》 與明代科舉*

許 華 峰

一、前 言

現存金代《尚書》學的傳世文獻極少，大抵難以進行較詳密的論述與討論。例如劉起鈞《尚書學史》以不及一頁的篇幅說明金代《尚書》學，其中僅根據《經義考》提及王若虛《尚書義粹》、呂造《尚書要略》和趙秉文《無逸直解》三種著作，並指出「這幾部書所陳內容今已無由了解。」¹既然書已不傳，自然無從得知其學術內涵。

就現存的史料和研究成果來看，上述三位金代學者中，王若虛所留下的經學材料最多，故亦最受研究者重視。王若虛（1174-1243），字從之，號慵夫，晚號滄南遺老。他的《滄南遺老集》中有大量經史方面的學術文字，如《五經辨惑》、《史記辨惑》、《著述辨惑》等，其中有許多與《尚書》相關的內容。他的《尚書義粹》雖被認定已經亡佚，但因清儒張金吾發現明代黃諫（1412-1471）《書傳集解》引用了「滄南王氏曰」的文字一百多條，認為這是黃諫自王若虛《尚書義粹》引出，乃據以輯佚而著成輯本《尚書義粹》八卷。這為王若虛《尚書》學的研究，建立了重要的基礎。張金吾之後，對於《尚書義粹》

* 本論文為科技部計畫「天一閣藏本王若虛《尚書義粹》研究」（108-2410-H-003-085-）的成果。初稿曾於「2021年宋明清儒學的類型與發展 VIII」學術研討會以〈天一閣藏本王若虛《尚書義粹》與金代科舉〉為題宣讀。感謝兩位學報匿名審查人惠賜修正意見，使論文的內容更加完善。

¹ 劉起鈞：《尚書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263。

的研究，基本上都以此輯本為依據。

只是細觀張金吾輯本《尚書義粹》的內容，實有諸多疑點有待澄清，然或許緣於相關認識與資料的不足，使得過去尚未有學者提出檢討。是故未曾被現代研究者關注的天一閣博物院網站「古籍數字化服務平台」「經部《書》類」所收錄的《尚書義粹》殘本，便具有極重要的價值。² 本論文即基於天一閣藏本，重新檢討張金吾輯本《尚書義粹》，略窺金代經義文的大致形式，並據以說明此書之「經義」文流行於明代科舉之意義。

二、張金吾《尚書義粹》輯本及其問題

（一）張金吾本《尚書義粹》的地位與輯佚依據

清儒張金吾（1787-1829）據明代黃諫《尚書集解》所輯出的王若虛《尚書義粹》，是目前討論王若虛《尚書》學最常被提起並引用的資料。黃諫《尚書集解》原書為十二卷，現存九卷，藏於南京圖書館。張金吾輯本原為十二卷（一說八卷），現存五卷，藏於常熟市圖書館。馬振君於2017年出版的《王若虛集》附錄二，³ 便收錄了張金吾的輯本（存五卷），並根據黃諫《尚書集解》重加增補。⁴ 另外，陳良中也有《尚書義粹輯補》（未出版），同樣根據現存黃諫《尚書集解》補輯。⁵ 此二書是現今所見，根據張金吾輯本《尚書義粹》

² 金·王若虛：《尚書義粹》下（明嘉靖年間刊本），天一閣博物院「古籍數字化服務平台」：<http://www.tianyige.com.cn:8008/Detail/Index?drid=88>。自2022年12月31日起，天一閣博物院「古籍數字化服務平台」的舊網址：<http://www.tianyige.com.cn:8008/Detail/Index?drid=88> 已停用，新網址為：<https://gj.tianyige.com.cn/>。本論文凡是引用天一閣博物院「古籍數字化服務平台」，皆依據舊網址上的資料。

³ 金·王若虛著，馬振君點校：《王若虛集》（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⁴ 見金·王若虛著，馬振君點校：〈前言〉，《王若虛集》，頁16。

⁵ 金·王若虛著，清·張金吾輯，陳良中補輯：《尚書義粹》（補輯者自製電子檔，2009年）。此電子檔得自蔣秋華與陳恆嵩兩位老師，謹此致謝。

補輯，最為完備的本子。

現代學者對張金吾輯本的研究，以 2005 年安徽師範大學李定乾的碩士學位論文《〈淳南遺老集〉研究》第一章第一節「王若虛著作存佚考」中指出輯本尚存於世為最早。⁶ 李氏並於 2007 年《文獻季刊》發表〈王若虛著述考〉一文。⁷ 此後的研究者，皆以張金吾輯本作為了解王若虛《尚書》學的重要依據。如陳良中 2010 年於《圖書情報工作》發表〈張金吾輯錄王若虛《尚書義粹》校讀記〉，⁸ 2011 年於《重慶師範大學學報》發表〈論王若虛《尚書義粹》的解經特色〉；⁹ 馬振君 2018 年在《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發表的〈金王若虛《尚書義粹》版本源流新探〉，¹⁰ 都是針對這個輯本所進行的增補與討論。

根據張金吾自編年譜《言舊錄》的記載，張氏於「道光三年（1823）壬午三十六歲」時「輯《尚書義粹》十二卷」：

金王若虛《尚書義粹》三卷，朱氏竹垞據《天一閣》、《萬卷堂》兩家書目載入《經義考》，注「未見」，近日藏書家絕無著錄者。金吾讀明黃諫《書傳集解》，見徵引淳南王氏說頗多，屬鈔胥錄出。因篇幅稍繁，釐為十二卷。不特存王氏一家之言，亦以見一朝經術之大凡焉。¹¹

另外，張氏在《愛日精廬藏書志》「金·王若虛撰《尚書義粹》八卷，抄本」之提要也有詳細的說明：

⁶ 李定乾：《〈淳南遺老集〉研究》（蕪湖：安徽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05 年，胡傳志、袁傳璋先生指導）。

⁷ 李定乾：〈王若虛著述考〉，《文獻季刊》2007 年第 1 期，頁 83-89。

⁸ 陳良中：〈張金吾輯錄王若虛《尚書義粹》校讀記〉，《圖書情報工作》第 54 卷第 13 期（2010 年 7 月），頁 139-142。

⁹ 陳良中：〈論王若虛《尚書義粹》的解經特色〉，《重慶師範大學學報》2011 年第 1 期，頁 35-41。

¹⁰ 馬振君：〈金王若虛《尚書義粹》版本源流新探〉，《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8 年第 1 期，頁 45-48。

¹¹ 清·張金吾：《言舊錄》，《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年，影印民國間刻本），第 139 冊，頁 294-295。

是書，朱氏竹垞據《天一閣》、《萬卷堂》兩家書目載入《經義考》，注「未見」，近則久無傳本。此本金吾從明·黃諫《書傳集解》中錄出。讀其書，不務為新奇可喜之論，而於帝王之德業事功，以及人心道心、建中建極諸義，反覆推闡，要皆深切著明，蓋解經之篤實者也。金源著述，傳本寥寥，而經學則竟無一存者，非必其書之未足傳後也。蓋金人樸實，不肯動刊棗梨。汝陽板蕩，散佚遂多。而元明兩代，又視之蔑如，不一收拾，何怪乎其日就湮沒也。王氏《五經辨惑》辨《尚書》者止一條，殆以已有專書，故不具論歟？原本三卷，因篇帙稍繁，釐為八卷，不特存王氏一家之言，亦以見一朝經術之大凡焉。《書傳集解》缺〈說命〉下至〈微子〉，又〈召誥〉至〈君奭〉，異日當覓足本補之。¹²

指出王若虛《尚書義粹》原本為三卷，張氏據黃諫《書傳集解》所徵引的淳南王氏說加以輯錄，因所輯出的《尚書義粹》文字頗多，故《言舊錄》分為十二卷，《愛日精廬藏書志》分為八卷。究其分卷之依據，《言舊錄》所說的「輯《尚書義粹》十二卷」，是略依黃諫原書十二卷所作的描述。《愛日精廬藏書志》所著錄的《尚書義粹》卷數為八卷，當是緣於所見黃諫之書有所殘缺，不及十二卷所致。¹³關於《尚書義粹》的性質，張金吾指出，所輯王若虛《尚書義粹》「不務為新奇可喜之論，而於帝王之德業事功，以及人心道心、建中建極諸義，反覆推闡，要皆深切著明，蓋解經之篤實者也。」顯然認定此書為一

¹² 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三十六卷，《續志》四卷，《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華東師範大學藏清光緒十三年吳縣靈芬閣集字版校印本），第925冊，卷2頁7，總頁259。

¹³ 李定乾〈王若虛著述考〉：「明代黃諫著有《書傳集解》，原書十二卷，南京圖書館存明刻本八卷，二十六冊。」（頁87）陳良中〈張金吾輯錄王若虛《尚書義粹》校讀記〉：「黃諫《書傳集解》原十二卷，南京圖書館藏有明刻本九卷，部分漫漶難識。李定乾云：『存明刻本八卷』，誤。」（頁140）二說不同。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著錄：「《書傳集解》十二卷（明黃諫撰，明刻本，清丁丙跋），存八卷（二至六，八至九，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111。然可能因為部分漫漶難識，所以在卷數判斷上有存八卷和存九卷的不同。

般性質的《尚書》注解，並給予相當高的評價。又根據《愛日精廬藏書志》在明黃諫《書傳集解》十二卷（明刊本，項氏萬卷堂藏書）之提要：

是書以《蔡傳》為主，而以唐、宋、金、元諸儒之說分注於下，諫亦間附己說。大抵先儒之說十之七，諫之說十之三耳。其中回護《蔡傳》者固多，（如天左旋之類）而訂正《蔡傳》者亦不少，（如五玉卽五瑞之類）且蒼萃諸說，同異並存，蓋不僅羽翼蔡氏也。所採如：宋·胡氏旦〔字周父〕（《尚書演聖通論》）、張氏景〔字晦之〕（《書說》）、顧氏臨〔字子敦〕（《尚書集解》）、孫氏覺〔字莘老〕（《書義十述》、《尚書解》）、王氏安石〔字介甫〕、王氏雱〔字元澤〕（《新經尚書義》）、蘇氏洵〔字明允〕（《洪範圖論》）、芸閣呂氏（名大臨〔字與叔〕，《書傳》）、龜山楊氏〔名時，字中立〕（《書義辨疑》）、蔡氏元度（名卞，《尚書解》）、張氏綱〔字彥正〕（《尚書講義》）、吳才老（名棫，《書禘傳》）、李氏舜臣〔字子思〕（《尚書小傳》）、劉氏安世〔字器之〕（《尚書解》）、王氏十朋（《尚書解》）、王氏炎（《尚書小傳》）、張敬夫（《書說》）、陳氏傅良〔字君舉〕（《書抄》）、東陽馬氏（案，宋馬之純、元馬道貫俱東陽人。之純有《尚書說》，道貫有《尚書疏義》，今俱佚。是書所引東陽馬氏，其之純歟？抑道貫歟？未敢臆定。）、朱子（《問答》）、勉齋黃氏〔名榦，字直卿〕（《尚書說》）、董氏銖〔字叔重〕（《尚書注》）、鄒氏補之〔字公充〕（《書說》）、王氏日休〔字虛中〕（《書解》）、張氏沂（《書說》）、復齋董氏（名琮，《尚書集義》）、陳氏振孫〔字伯玉〕（《尚書說》）、西山真氏〔名德秀，字景元〕（《書說精義》）、陳氏大猷（案，陳氏〈集傳或問自序〉曰：「大猷既集《書傳》，復因同志問難，記其去取曲折，以為或問。」今《或問》存而《集傳》佚。是書所引陳氏大猷云云，《或問》俱不載，其或即《集傳》之說歟？）、介軒董氏（名夢程，《尚書訓釋》）、張氏震〔字真父〕（《尚書小傳》）、史氏仲午〔字正父〕（《書說》）、史氏漸〔字進翁〕（《書說》）、劉氏（橫

舟，《尚書講義》）、成四百家（成申之《四百家尚書集解》）、李氏梅叟（《書說》）、碧梧馬氏（名廷鸞，《尚書蔡傳會編》）、陳氏普〔字尚德〕（《尚書補微》）。金·滹南王氏（名若虛，《尚書義粹》）。元·息齋余氏（名芑舒《讀蔡傳疑》）、蔡初王氏（名希旦，《尚書通解》）、梁氏寅〔字孟敬〕（《書纂義》）。其書今皆失傳，藉此得略見梗概。一書傳而賴以傳者凡四十餘家，是固研經者所當亟為表彰者也。《經義考》著錄誤作「集義」，注「未見」。卷六缺〈說命〉中「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至末，又〈說命〉下至〈微子〉。卷十〈召誥〉至〈君奭〉全缺。書賈欲泯其不全之迹，妄將九卷下半卷刊改作卷十，重裝時當更正之。每卷首末俱有項氏萬卷堂圖籍印及汲古閣毛氏家藏三印。¹⁴

指出黃諫之書「以《蔡傳》為主」，其中多有「回護《蔡傳》者」，可知黃書應當是以蔡沈《書集傳》之說為依準的著作。又黃諫之書，張金吾當時所見已不完整，¹⁵ 故所列舉黃諫書中引用的四十餘家之說，應當是張金吾從黃諫《集解》之中整理出來的。最明顯的證據為「東陽馬氏」下方的小字說明：

案，宋馬之純、元馬道貫俱東陽人。之純有《尚書說》，道貫有《尚書疏義》，今俱佚。是書所引東陽馬氏，其之純歟？抑道貫歟？未敢臆定。¹⁶

顯然黃諫書中只作「東陽馬氏」，並未注明具體的姓名，故張金吾只能用推測的方式，指出「東陽馬氏」可能是馬道貫或馬之純。如果此文所列諸家，是出於張金吾從黃書所引用的材料整理出來的，並非根據黃諫自己所列舉的引用書目，則其中的人名、書名相關判斷就難保完全無誤。因此，當我們以張金吾之說與相關文獻相對照，便可發現張氏所輯的《尚書義粹》，頗有可議之處。

¹⁴ 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三十六卷，《續志》四卷，卷3頁2，總頁262。引文（）中的文字為張金吾原書所加之小字注，其中的注文體例並不一致。相關資料若為筆者所加，用〔〕加以區隔。

¹⁵ 據陳良中〈張金吾輯錄王若虛《尚書義粹》校讀記〉，黃諫《書傳集解》南京圖書館藏本存九卷，較張金吾當年所見「又有缺焉」。（頁140）

¹⁶ 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三十六卷，《續志》四卷，卷3頁2，總頁262。

(二) 張金吾《尚書義粹》輯本的疑點

1. 輯本卷數過大

首先，關於《尚書義粹》的篇幅、卷數與存亡的考察，前人之研究主要依據明清時期的目錄與相關著錄。其中，主要有二卷本和三卷本兩種不同的說法：

二卷本：明朱睦㮮《授經圖義例》、《萬卷堂書目》，明焦竑《國史經籍志》。

三卷本：明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清朱彝尊《經義考》，清錢大昕《元史藝文志》、清倪燦《補遼金元藝文志》。¹⁷

由於朱彝尊《經義考》云：「未見」，又說：「按，是書《天一閣》、《萬卷堂目》均載之。」¹⁸ 故一般判斷此書之傳本在明末清初時已散亡。按，朱彝尊所說的天一閣，為浙江范氏藏書樓名，可知天一閣曾經收藏《尚書義粹》。又《萬卷堂目》，馬振君指出是朱睦㮮、朱勤美的《萬卷堂書目》，¹⁹ 而李定乾、陳良中皆以《萬卷堂書目》為「項氏《萬卷堂》書目」，所說的項氏當是指明代藏書家項篤壽。²⁰ 然項篤壽並未見有目錄傳世，且根據《經義考》他處引《萬卷堂目》往往注明「西亭王孫《萬卷堂目》」，可知所指正朱睦㮮、朱勤美的《萬卷堂書目》。然無論是二卷或三卷，就卷數而言，《尚書義粹》的篇幅應當不至過大。張金吾的輯本因字數較多而分成八卷或十二卷，恐怕與原書的面貌不符。這不得不使人懷疑，黃諫書中所引用的「滄南王氏」之說，不是出自明、清目錄所著錄的二或三卷本《尚書義粹》，有可能是王若虛的另一本書，甚至有可能根本不是王若虛之書。

¹⁷ 據金·王若虛著，馬振君點校：〈前言〉，《王若虛集》，頁 17。

¹⁸ 清·朱彝尊撰，林慶彰等主編：《經義考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1589。

¹⁹ 見馬振君：〈金王若虛《尚書義粹》版本源流新探〉，頁 146。

²⁰ 見李定乾：〈王若虛著述考〉，頁 87、陳良中：〈張金吾輯錄王若虛《尚書義粹》校讀記〉，頁 139。

2. 明人所謂的「經義」、「《書》義」非一般經書注解

其次，《尚書義粹》的刊刻，據馬振君《王若虛集》前言與〈金王若虛《尚書義粹》版本源流新探〉，他發現明人李濂（1489-1567）《嵩渚文集》有〈尚書義粹序〉。李濂字川父，祥符（今河南開封）人，明正德甲戌（1514）進士。〈尚書義粹序〉說：

《滹南書義》凡六十有二篇，蒿城王若虛從之所著。文辭醇雅，析理明鬯，務舉業者尚之。曩在勝國時，有刻版題曰《經義新式》。國朝弘治間，南陽王文莊公懋學提學山西，再刻於晉陽書院，乃易其題曰《尚書義粹》云。²¹

馬振君據此文認為：

這部著述初本原名《滹南書義》，「凡六十有二篇」，未分卷帙，約成於金末元初，元代刻本名《經義新式》，內容無所變化；明代兩刻，均名《尚書義粹》。²²

並根據黃諫的生卒年，認為黃諫所引用的是《滹南書義》或《經義新式》。又關於《尚書義粹》在明代的影響，馬振君根據李濂的序和李開先〈唐荆川批選名賢策論序〉指出「此書在明代已被視為士子學習『經義』的重要參考書」，²³且「在明代已形成重要的社會影響」。²⁴認為這是「了解研究金代『經義』之學及王氏『經義』思想的基礎文獻。」²⁵

馬振君的說明是目前所見最深入的討論。然若仔細思考，可以發現仍有考慮的空間。如明人以此書作為準備應考科舉的參考書，書名曾作《經義新式》、《滹南書義》，可見《尚書義粹》的「義」，指的當是「經義」、「《書》義」，並非一般的經書注解。加上李濂明言此書「凡六十有二篇」，可推測此書的原貌，應當是六十二篇《書》義的擬文。參照王若虛〈送呂鵬舉赴試序〉說：

夫經義雖科舉之文，然不盡其心，不足以造其妙。辭欲其精，意欲其明，

²¹ 金·王若虛著，馬振君點校：〈前言〉，《王若虛集》，頁17。

²² 同前註，頁19。

²³ 同前註，頁20。

²⁴ 同前註，頁20。

²⁵ 同前註，頁21。

勢欲其若傾。故必探《語》、《孟》之淵源，擷歐、蘇之菁英，削以斤斧，約諸準繩。斂而節之，無乏作者之氣象；肆而馳之，無失有司之度程。勿怪勿僻勿猥，而并若是者，所向如志，敵功無勳，可以高視而橫行矣。²⁶

文中所說的「經義」應當就是《經義新式》、《滹南書義》、《尚書義粹》所指稱的「經義」、「《書》義」。元代吳澄《吳文正公集》卷二十〈滹南王先生祠堂記〉說：

滹南王先生藁城人，金朝登進士科，至今人誦其經義以為法式。博學卓識，見之所到，不苟同於眾。遺言緒論之流傳，足以警發後進。²⁷

其中「至今人誦其經義以為法式」之意，便是指王若虛所留傳下來的「經義」文，在元代尚為人所效法學習。這類「經義文」的著作形式與重點，因應科舉考試而生，與一般經注不同。張金吾的輯本，內容卻往往隨經文作注解或進行文義的解讀，屬經書注解的形式。如〈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張氏所輯的文字為：

蔡《傳》所謂：「欽，恭敬也」，只是就本心上說，下文「允恭」方是就容貌上說。德性對行實言，性是實字；德對性而言，性是實字，德是虛字。此章明白是史官贊堯之德，則立說當以德為主。德蘊而不可見，故首之以「勳」，「勳」是德之著而有跡者也。詳其所以能「放」至於大者，茲非是德而能然乎？

史臣稱「堯曰放勳」者，非一政一事之功，非一官一職之功，乃化民成俗，漸仁摩義之功。《傳》曰：「謂德業」，即德之業也。人皆知聖人功勳之大，而不知其所以大焉。「欽明文思安安」，推「放勳」所由來也。「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推「放勳」所極致也。惟其有「欽明文思」之德，所以有恭讓之行。惟其德本於性，所以行出於實。為其德行

²⁶ 金·王若虛著，馬振君點校：〈送呂鵬舉赴試序〉，《王若虛集》，頁550。

²⁷ 元·吳澄：〈滹南王先生祠堂記〉，《吳文正公集》，收於王德毅、潘柏澄編：《元人文集珍本叢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年，影印明成化二十年刊本），第3冊，頁376。

之光極其盛，所以德行所及極其遠也。「欽」者，敬謹寅畏，端莊嚴重。「明」者，察微知著，物無遁情。「文」者，威儀中式，言辭當理。「思」者，謀慮深遠，權度精切。「欽」是內，「明」是外；「文」是外，「思」是內。欽敬存於中，而「明」者「欽」之所發；文章著於內，而「思」者「文」之所蘊。「安安」者，安于「欽」，安于「明」，安于「文」，安于「思」。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也。「允恭克讓」者，「恭」以持己，不敢侮慢；「讓」以接物，無少矜肆。「恭」非出於偽，「讓」非出於假也。「光」者，德行之光輝昭著，極其盛也。夫聖人德行行一身，而德□行於天下，舉六合之內，無不在吾德化之中，其功勳之大如此。²⁸

此段文字，不僅依經文作注，且明顯用了蔡沈《書集傳》，說解內容亦主要在發揮蔡沈《書集傳》的注解。問題是，金朝亡於1234年，王若虛卒於1243年。元朝建立，一直到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才下令恢復科舉。此書既然為科舉之書，應當作於金朝未亡時較為合理。《金史·選舉一》說：

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試詞賦、經義、策論中選者，謂之進士。……凡經，《易》則用王弼、韓康伯註，《書》用孔安國註，《詩》用毛萇註、鄭玄箋，《春秋左氏傳》用杜預註，《禮記》用孔穎達疏，《周禮》用鄭玄註、賈公彥疏，《論語》用何晏集註、邢昺疏，《孟子》用趙岐註、孫奭疏，《孝經》用唐玄宗註。²⁹

可知金代科舉經義科全依古注疏，《尚書》依據的是孔安國傳。故鄧嗣禹《中國考試制度史》指出，金代經義「《書》用孔安國注」。³⁰蔡沈《書集傳》的刊刻，依個人在《董鼎〈書傳輯錄纂註〉研究》的考證，大約在南宋理宗紹定三年（1230年）左右。³¹身處於北方的王若虛在撰作時，未必能參考蔡沈《書

²⁸ 金·王若虛著，馬振君點校：《王若虛集》，頁595。

²⁹ 元·脫脫等撰：《金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頁1131。

³⁰ 鄧嗣禹：《中國考試制度史》（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頁145。

³¹ 許華峰：《董鼎〈書傳輯錄纂註〉研究》（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年，岑溢成先生指導），後收於林慶彰主編：《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第9編第11冊（臺北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年），頁207-211。

集傳》，更何況科舉考試方面的「經義」著作，理當根據金代科舉所訂定的規範來書寫才合理。故張金吾所輯文字是否出自《尚書義粹》一書，便相當值得懷疑。（當然我們並不排除王若虛在金朝滅亡之後另有《尚書》方面著作的可能，但目前並未看到有說服力的證據。）

三、天一閣本《尚書義粹》的內容與源流

其實，明清時期相關著錄所提及的天一閣所藏《尚書義粹》之殘本尚存於世。天一閣博物院網站「古籍數字化服務平台」之「經部《書》類」的著作中，收錄《尚書義粹》殘本，且全文圖檔可以在線瀏覽。進一步檢證，發現此書在清末薛福成《天一閣見存書目》卷一著錄為：「《尚書義粹》二卷（缺），王□□編。（存下卷）」³²今所見天一閣博物館藏本的內容，正是《尚書義粹》卷下。所存內容計有根據〈洪範〉至〈秦誓〉等十五篇《尚書》經文所擬作的「書義」文章二十九篇。加上刊刻者湯世賢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所撰寫的〈跋《尚書義粹》〉一篇，總計三十篇文字。此書應當與李濂〈尚書義粹序〉所說，為同一本書的不同刊本。李濂序文指出《尚書義粹》全書共收錄六十二篇，而此本存二十九篇，依比例大抵可推知原書應為兩冊。驗之以天一閣博物院網站「古籍數字化服務平台」「史部目錄類」所收《四明天一閣藏書目錄》「天字號厨」著錄「《尚書義粹》，二本，蛀。」³³可以確定正是二卷本，其中的上冊應當為蟲蛀所損毀。

此本所存二十九篇《書》義，主要涉及《尚書》之〈洪範〉、〈旅獒〉、〈康誥〉、〈酒誥〉、〈洛誥〉、〈無逸〉、〈君奭〉、〈蔡仲之命〉、〈立政〉、〈周官〉、〈呂刑〉、〈君陳〉、〈畢命〉、〈冏命〉、〈秦誓〉共十五篇的

³² 清·薛福成：《天一閣見存書目》（臺北：古亭書屋，1970年），頁4。

³³ 《四明天一閣藏書目錄》：<http://www.tianyige.com.cn:8008/Detail/Index?drid=167>。

內容。王若虛選取《尚書》篇題、〈書序〉或經文之文句為題，撰寫經義範文。其中有兩篇將「〈無逸〉序、〈君奭〉序」和「〈周官〉、〈呂刑〉」合併出題。又根據《書序》出題的有五篇。所列舉的每一題目下，皆是一篇完整的「經義」文章。內容主要依據偽《孔傳》或《尚書正義》立論，而與張金吾輯本往往涉及蔡沈《書集傳》的內容有相當大的差別。就其根據《書序》擬題，以及內容依據孔安國傳或《尚書正義》立論兩點看來，此殘本的內容與金代科舉經義考試的規範是一致的。

為了方便理解，茲將天一閣藏本的內容列表說明如下。（表中除了標明天一閣藏本《尚書義粹》所依據的注解，同時以之與張金吾輯本對照。若張金吾輯本於同一段經文或《書序》有說解內容，則加○標示。若無，則加X。另外，加注張金吾輯本相關內容所依據之注解。）

	天一閣藏本《義粹》篇名	《尚書》篇名	依據注解	與張金吾輯本比較
01	「作〈洪範〉」	〈洪範〉序	偽《孔傳》 《正義》	X
02	「念用庶徵」	〈洪範〉	《正義》	X
03	「是之謂大同」	〈洪範〉	偽《孔傳》	X
04	「攸好德」	〈洪範〉	偽《孔傳》 《正義》	X
05	「太保作〈旅獒〉」	〈旅獒〉序	偽《孔傳》	X
06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旅獒〉	偽《孔傳》 《正義》	X
07	「裕乃以民寧」	〈康誥〉	偽《孔傳》 《正義》	X
08	「高乃聽」	〈康誥〉	偽《孔傳》 《正義》	X
09	「成王畏相」	〈酒誥〉	偽《孔傳》 《正義》	○，《蔡傳》
10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酒誥〉	偽《孔傳》 《正義》	X

11	「作周孚先」	〈洛誥〉	偽《孔傳》 《正義》	X
12	「周公作〈無逸〉」	〈無逸〉序	偽《孔傳》 《正義》	X
13	「周公作〈君奭〉」	〈君奭〉序	偽《孔傳》 《正義》	X
14	「周公作〈無逸〉」、「周公作〈君奭〉」	〈無逸〉序、 〈君奭〉序	偽《孔傳》 《正義》	X
15	「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蔡仲之命〉	偽《孔傳》	○於「民心無常，惟惠之懷」之解說與天一閣藏本一致。 然輯本以〈蔡仲之命〉為周公告蔡仲，與偽《孔傳》和天一閣本作成王誥蔡仲不同。《蔡傳》謂：「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詞也。」可知輯本與《蔡傳》一致。
16	「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蔡仲之命〉	偽《孔傳》	○，《蔡傳》
17	「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立政〉	偽《孔傳》 《正義》	X
18	「其惟克用常人」	〈立政〉	偽《孔傳》 《正義》	X
19	「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立政〉	偽《孔傳》 《正義》	○，《蔡傳》

20	「弗畏入畏」、「雖畏勿畏」	〈周官〉、 〈呂刑〉	偽《孔傳》 《正義》	○，《蔡傳》
21	「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君陳〉	偽《孔傳》	○，《蔡傳》
22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	〈君陳〉	偽《孔傳》 《正義》	○，《蔡傳》
23	「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畢命〉	偽《孔傳》 《正義》	○，《蔡傳》
24	「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罔命〉	偽《孔傳》 《正義》	○
25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	〈呂刑〉	偽《孔傳》 《正義》	X
26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	〈呂刑〉	偽《孔傳》 《正義》	○，《蔡傳》
27	「明清于單辭」	〈呂刑〉	偽《孔傳》 《正義》	X
28	「民訖自若是多盤」	〈秦誓〉	偽《孔傳》 《正義》	X
29	「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秦誓〉	偽《孔傳》 《正義》	X
30	〈跋《尚書義粹》〉			

經對比，二本有十則解釋了《尚書》共同的內容，但並未發現輯本與天一閣藏本有相同的文字段落，這表明了二者當是不同的著作。又所據注解，除少數內容有討論的空間，如 15「民心無常，惟惠之懷」這一則的內容，對經文的解釋輯本與天一閣本看似一致，然天一閣藏本據偽《孔傳》，認為〈蔡仲之命〉乃「成

王所以告蔡仲也」，³⁴而張金吾輯本則認為〈蔡仲之命〉是周公誥蔡仲。³⁵考《蔡傳》謂：「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詞也。」³⁶則張金吾輯本當是依據蔡沈之說而與天一閣藏本不同。

又如：05〈旅獒〉篇《書序》說：「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尚書正義》認為這篇是召公訓武王的篇章。³⁷蔡沈《書集傳》亦認為是召公「作書以戒武王」，³⁸天一閣本《尚書義粹》據《書序》所立題目「太保作《旅獒》」之文說：

不可啟者，人君之非心；不敢忘者，大臣之深慮。古之知此者，其唯召公乎！當武王受命之初，而西戎之國以奇犬貢焉。公恐其受之而弗却，則非僻之心自是而啟也，故反覆告戒而為之防，其慮可謂深矣。「太保作〈旅獒〉」，序《書》者所以記之。³⁹

正是從召公戒武王之說立論，且文中明確提及《書序》，可知此則雖說法看似與蔡沈《書集傳》一致，實則並未根據《書集傳》立論。參照張金吾輯本（馬振君《王若虛集》根據黃諫《尚書集解》所補輯）的內容說：「此篇舊作武王受獒，召公戒之；今作成王受獒，讀者審之。」⁴⁰輯本並未依從偽《孔傳》、《尚書正義》、《蔡傳》之說。

除此之外，絕大多數的例子是，天一閣本根據偽《孔傳》、《尚書正義》立論，而輯本則根據《蔡傳》立說。如天一閣藏本「成王畏相」說：

³⁴ 金·王若虛：《尚書義粹》下，頁 24。

³⁵ 金·王若虛著，馬振君點校：《王若虛集》，頁 739。

³⁶ 宋·蔡沈：《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3 年，影印宋淳祐十年上饒郡學呂遇龍刻本），卷 5，頁 31。

³⁷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校宋本尚書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頁 183。

³⁸ 宋·蔡沈：《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卷 4，頁 26。

³⁹ 金·王若虛：《尚書義粹》下，頁 7。

⁴⁰ 金·王若虛，馬振君點校：《王若虛集》，頁 844。

人君將以修其身，則必有以敬其臣，古之明王蓋審乎此矣！謂夫為上之道，必欲保全而無群，則輔弼之臣，實所仰賴者，故常畏憚而不敢少忽焉。殷自成湯至于帝乙，莫不皆然。〈酒誥〉所以有「成王畏相」之語。甚矣！君臣相須之急也。君為元首，臣則股肱。元首非股肱無以成體，可以君而不資于臣乎？夫以一身之微，而處深宮之中，志或不能以御氣，道或不能以制欲，而聰明智慮又不足以周事物之理，必有元老碩輔常居其側，而嘉謀讜論日陳于前，然後善得以聞，過得以知，而無遺行之累。孰謂成王道者不出于畏相邪？若夫積之在身，無一行之不完。推而為治，無一政之不善。上不負皇天畀付之託，下不失□〔眾〕民俟望之心，可謂王道之成矣。欲其如此，畏相之意，其可忘乎？是故加之禮貌甚嚴，而行其訓誨甚謹。一嘖笑有所不敢輕，恐其非是而為吾相之所譏也。一興居有所不敢忘，恐其不當而為吾相之所責也。所畏者益深，故所成者益大，此明王之所以為明歟？夫父有爭子，然後不陷于不義。士有益友，然後不失其令名。人君無敬憚之臣，而欲以保全其道，蓋亦難矣。人情之患，莫大于無所忌，而君為甚焉。彼其崇高，全于無倫，而生殺得以自專。天威未易當，龍鱗未易犯，夫惟正理有以制其心，乃能尊德樂道而入于善。苟為不然，輔相雖賢，要亦臣子，土芥視之，犬馬畜之，曾不以為過，而何畏之有。所貴乎明王者，視己之勢，惟見其可屈而不見其可恃。視人之賢，惟見其可重而不見其可侮。故畏相之心，未嘗一日忘。非畏其相也，畏乎失道而已。有殷之朝，賢聖之君，繼繼承承者六七，其王道之成，不必擬議。至于畏相之實，若成湯、太甲至于伊尹，皆事之如師保，而高宗之待傅說，恩禮尤異，其餘可以類推矣。成王之于周召，猶殷王之畏相也，卒之有上賢之名。而秦和之治，至與唐虞並，則其王道之成，亦何所慊哉！⁴¹

此則題目出自〈酒誥〉：「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

⁴¹ 金·王若虛著：《尚書義粹》下，頁13。

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⁴²中的「成王畏相」句。偽《孔傳》說：

從成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⁴³

《尚書正義》說：

自成湯之後皆然，以至於帝乙，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⁴⁴

《蔡傳》說：

故自湯至於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⁴⁵

張金吾輯本說：

故自成湯至于帝乙，其間賢聖之君六七作，如太甲、盤庚之屬，太戊、高宗之類，皆能正心修身，成就君道，敬畏輔相，尊禮大臣，言從諫聽，無少拂逆。⁴⁶

蔡沈對此句，順經文作解釋，基本上與偽《孔傳》、《正義》並無根本上的不同，但所強調的重點將「保成其王道」改為「成就君德」，將「畏敬」改為「敬畏」。張金吾輯本的文字直接用「成就君道，敬畏輔相」，顯然是對《蔡傳》的發揮。可知輯本改寫自《蔡傳》，而天一閣藏本《尚書義粹》所據為偽《孔傳》。從上舉諸例，可知張金吾輯本與天一閣藏本並非同一本書。

關於天一閣藏本《尚書義粹》的刊刻背景，最重要的線索為書末湯世賢於嘉靖戊子（明世宗年號，戊子為嘉靖七年）所寫的〈跋《尚書義粹》〉。湯世賢，據明·栗祁《（萬曆）湖州府志》卷九：「湯世賢，江陰人，官生。嘉靖二十四年任。創建峴山逸老堂、清遠閣、朋壽臺。二十七年（1548）卒于

⁴²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校宋本尚書注疏附校勘記》，頁 209-1。

⁴³ 同前註。

⁴⁴ 同前註。

⁴⁵ 宋·蔡沈：《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卷 4，頁 50。

⁴⁶ 金·王若虛著，馬振君點校：《王若虛集》，頁 730。

京。」⁴⁷又根據明·焦竑《國朝獻徵錄》卷八十五浙江二劉麟所撰寫的〈承直郎湖州府通判湯君世賢墓表〉所載，湯世賢卒於四十四歲，⁴⁸則約生於1505年，即弘治十八年。嘉靖七年（1528），湯世賢約二十四歲。〈跋《尚書義粹》〉說：

走嘗侍教于我邑侯淳濱張先生之門，出示其鄉先正學士王公所著《尚書義粹》三卷，江南士子實多未見。間因請梓縣齋以惠來學，先生遂命編校。授簡之餘，俯讀一過，詞蔚理充，浩乎其氣，允若司徒石公所序。今士子欲精一經，以程有司之試，要皆不能舍是書。矧我先生與尊甫大中丞，繼登甲科，世濟其美。以經術經世務，治亦有得于此焉。走少賤不德，緬惟先世及大父廷尉皆紉業群經，今獲觀是編，而置□塾，信□孔壁愈光，□□足陋，家學承傳，殆知可久。其為私淑之慶，抑又多矣。梓工告緒，敬贅數語于末，聊以紀歲月供事云耳。若曰告諸君子，惡乎敢！嘉靖戊子夏四月望日，後學江陰湯世賢再拜謹書。⁴⁹

此文所提供的線索頗多：湯世賢刊刻的這本《尚書義粹》，得自邑侯淳濱張先生，原書三卷。此三卷之本，司徒石公曾為之作序。邑侯淳濱張先生與其父親（大中丞）皆登甲科。

其中，司徒石公當是指石玠（1463-1521）。石玠字邦秀，藁城人，與王若虛同鄉，他為此書作序，應有地緣關係，可惜未能找到此篇序文，無由得知其內容。至於邑侯淳濱張先生，應當是指張集。張集，直隸晉州人，嘉靖二年（1523）進士。〈嘉靖二年進士登科錄〉記載張集「治《書經》」。⁵⁰嘉靖五

⁴⁷ 明·栗祁、唐樞纂修：《（萬曆）湖州府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史部第191冊，卷9，頁31，總頁187。

⁴⁸ 明·焦竑編：《國朝獻徵錄》，《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第113冊，頁196。

⁴⁹ 金·王若虛：《尚書義粹》下，頁54。

⁵⁰ 龔延明主編，邱進春點校：《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登科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16年），中冊，頁368。

年（1526），任江陰知縣。湯世賢此文作於嘉靖七年，正好在張集江陰知縣任內。張集之父為張璿，據明·張弘道《明三元考》卷八說：

順天張璿，晉州人，字仲齊，治《書》。年二十八，戊辰進士。授監察御史，持法不回。歷遷大理寺少卿，參駁允當。尋擢南京操江都御史。振紀綱，勤教閭，威名大著。然剛介峭直，為人所嫉，卒坐證免歸。甘貧忘勢，絕迹公門，惟教授生徒。出其門者多名士。門人私謚曰貞靖先生。兄瑜，教諭。子集，嘉靖癸未進士，知府。⁵¹

則張集之父張璿治《尚書》，為正德三年（1508）進士。⁵² 父子皆為進士，且皆選考《書經》，正好與湯世賢序文所說的情況相符。而湯世賢序文所說「矧我先生與尊甫大中丞，繼登甲科，世濟其美。以經術經世務，治亦有得于此焉。」表明了張璿、張集父子二人當年準備科舉考試，皆參考了《尚書義粹》。所以湯世賢強調「今士子欲精一經，以程有司之試，要皆不能舍是書。」可知此書之刊刻動機，正是為了科舉之參考。

以此認知為基礎，重新檢證明人對《尚書義粹》的相關論述，便可以發現《尚書義粹》一書在明代一直是以科舉考試的參考書流傳於世。除了湯世賢跋文中所提及的情形外，如生於永樂十八年（1420）的葉盛，⁵³ 在《水東日記》卷九〈圭齋題彭氏程文〉中說：

予性頗不喜場屋程文，異時所作《四書》經義亦不多，惟《書經》大小題俱有破題，又有刪節王滹南《書義》一帙，此外惟論十數通、表二十餘道耳。乙丑叨第後，即為人持去，無一存者，迄今亦不留意。偶見歐陽圭齋所題彭氏一經，⁵⁴ 乃知前輩之於程文，其不輕乃爾，徐圖訪得，

⁵¹ 明·張弘道、張凝道撰：《皇明三元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刻本，史部第271冊，頁140。

⁵² 《明正德三年進士登科錄》也記載張璿「治《書經》」。收於姜亞沙，經莉，陳湛綺編：《中國科舉錄匯編》（北京：縮微中心，2010年），第4冊，頁104。

⁵³ 葉盛（1420-1474），字與中，南直隸崑山縣人。

⁵⁴ 元代歐陽玄，字元功，號圭齋。

以示兒輩。圭齋文今附錄焉。⁵⁵

葉盛為南直隸崑山人，「乙丑叨第」之乙丑，為英宗正統十年（1445），在時間上與張璿接近。據《正統十年會試錄》，第三十名葉盛的考科正是《書經》。⁵⁶葉盛回憶他曾經刪節王若虛的《書義》一書。《尚書義粹》之書名最早作《溇南書義》，可見葉盛當時也以此書作為準備科舉考試的參考書。似乎正統、正德年間的考生，身處於北方的張璿與南方的葉盛，在準備《書經》的科考時，不約而同地參考了王若虛《尚書義粹》，並取得了成果。

此外，葉盛的說法，提供我們當時人對待科舉考試參考書的態度：從當時的讀者會根據自身的需求刪節原書，表示此書作為考試工具的特點。這也說明了，為何《尚書義粹》一書在過去的著錄中，有三卷和二卷不同的卷數。另外，我們無從得知葉盛所見的是刻本或是抄本。可以確定的是，他對這些「手自刪節」的備考用書以及習作的場屋程文並不重視。所以考上科舉之後，便將這些資料送人，自己並未留存底本，亦不太注意借閱者是否歸還。這些敘述很符合《尚書義粹》作為科舉參考書的「工具」特質。

與湯世賢時間較接近的資料，馬振君所發現的明正德九年（1514）進士李濂（1489-1567）〈尚書義粹序〉說：

余家世業是經，憶昔卅角之年，誦是編甚習。比者歸老夷門，心閒無事，繙理舊業，訓課子孫。漫一閱之，益覺新思疊出，發揮明盡，而深歎近時經義之弗爾也。⁵⁷

自述《尚書義粹》曾是他兒時學習《尚書》經義文的教材。嘉靖八年進士李開先（1502-1568），在《李中麓閑居集》卷五〈唐荆川批選名賢策論序〉中也說：

近來書坊所刻舉業，不止汗牛充棟，較之十年前《四書》經義，精細透

⁵⁵ 明·葉盛撰，魏中平校點：〈圭齋題彭氏程文〉，《水東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95。

⁵⁶ 《正統十年會試錄》，臺灣學生書局編輯部主編：《明代進士登科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第1冊，頁354。

⁵⁷ 金·王若虛著，馬振君點校：〈前言〉，《王若虛集》，頁17。

徹，輕省迴照，誠然過之。而論表策判則不復講求，僅能成篇者有之，直書舊套者有之，載觀漢、唐、宋、元舉業，固不得與經學文集并行，要之有不可廢者。如詞科所業《白氏策林》、《尚書義粹》、《論孟古義》、《論孟古語》、《論學繩尺》、《三場文選》、《截江網》、《源流至論》、《策學衍義》等書，因之漁獵功名者不可勝計。⁵⁸

所提及當時所流行的舉業參考書中，便有《尚書義粹》。凡此，皆可證明張金吾以下，述及《尚書義粹》一書的相關論述，皆未能認清此書的根本性質，而導致諸多誤解。這些誤解，皆可因天一閣藏本《尚書義粹》的發現，而得到釐清。

四、天一閣本藏《尚書義粹》與明代科舉

（一）《尚書義粹》的經義文結構

現今對金代科的相關研究成果，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多將重點放在科舉史料的整理上，卻缺乏實例來說明當時「經義」文章的寫法。例如薛瑞兆《金代科舉》、李桂枝《遼金科舉研究》、裴興榮《金代科舉與文學》諸書，皆未論及金代經義文的寫作形式與內容特色。如果天一閣藏本《尚書義粹》果如上文所論，乃金代王若虛所作的經義之文，則此書提供了研究金代舉科考試「經義」方面的二十九篇重要材料。當然明人在流傳此書時，有可能順從明代科考的需求而刪節或改動其內容。然若無更進一步的材料，此書仍不失為了解金代經義文的重要依據。

一般認為，金代科舉經義進士之相關制度源於遼、宋。⁵⁹ 北宋經義文章的

⁵⁸ 明·李開先：〈唐荆川批選名賢策論序〉，《李中麓閒居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至隆慶刻本，集部第 92 冊，頁 551。

⁵⁹ 元·脫脫等撰：《金史·選舉志》：「金設科皆因遼、宋制，有詞賦、經義、策試、律科、經童之制。」（頁 1130）

形式，源自王安石對科舉的改革。其寫作形式，依孔慶茂《八股文史》之說，可分為「破題」、「接題（承題）」、「引用經書題句，啟下文議論（舉題、官題）」、「闡述經題本旨」、「推開一步，更深入一步展開論述（大講）」、「結題」六個部分。⁶⁰ 以此結構觀察天一閣藏本《尚書義粹》之文，可以發現與北宋經義文的形式確頗為一致。

如天一閣藏本《尚書義粹》「念用庶徵」一文，⁶¹ 為依據〈洪範〉：「次八曰念用庶徵」所擬之經義題目。偽《孔傳》於此句沒有解釋。《尚書正義》說：「次八曰念用天時眾氣之應驗。」⁶² 王若虛於《尚書義粹》所擬作的文章，往往先根據偽《孔傳》、《正義》的解釋破題，並申述其意旨，然後歸結到經文上。以「念用庶徵」這篇為例，王若虛先「破題」：

知天之應人不可誣，則知君之處心不可忽。

然後是「接題」：

夫人有五事，曰貌、言、視、聽、思；而天有五氣，曰雨、暘、燠、寒、風。氣者，事之應也。事有得失之殊，故氣有休咎之異，各以類至而不可誣。視其在人者，知其在天者，而事之得失皆係於一念之謹否，則君之處心果可忽哉！

接著是「舉題」：

〈洪範〉有曰「念用庶徵」者，當以此求之。

這部分皆與北宋經義文「破題」至「舉題」的部分相當。〈洪範〉的經文認為人君行事之當否，會反映在天時的正常與否的表現上。此處的「念用庶徵」，即在強調人君如何利用此一天人相應關係，通過種種天時之徵兆，來進行施政上的自我驗證與錯誤的修正。如前所言，偽《孔傳》於此句沒有解釋，《尚書正義》的解釋為「念用天時眾氣之應驗」。其中提及「眾氣」，但並未特別解

⁶⁰ 孔慶茂：《八股文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頁32-33。

⁶¹ 金·王若虛：《尚書義粹》下，頁2。

⁶²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尚書注疏附校勘記》，頁168-2。

釋「念」之意旨。王若虛的解說，點出「天有五氣」、「氣者，事之應」，強調事之得失與氣之休咎乃「各以類至」的相應關係。這明顯是順著《正義》「眾氣」之說的發揮。另外，王若虛也補充說明《正義》未特別解釋的「念」，將「念」解釋為人君之心念。

王若虛接著「闡述經題本旨」，說：

陽氣升而雨，陰氣降而暘，暘暖而燠，凍凝而寒。陰陽之氣，吹噓鼓動而為風。五者往來乎天地之間，疑若無參於人也，而孰知其皆五事之應哉！

此一節所說與南宋·黃倫《尚書精義》卷三十引張氏曰：「在天者有是事，在人者有是理。取諸彼以證此，故謂之徵。陽氣降而雨，陰氣收而暘，暘暖而燠，凍凝而寒。陰陽之氣，吹噓鼓動而為風。五者備，各以其序，則陰陽調，風雨時，寒暑平，三光全，而萬物得以極其高大矣！」⁶³中關於雨、暘、燠、寒、風的說解相近。但因張氏的真實身分不詳，無法確定王若虛是否有可能參考其說。這一段指出天時與人事看似無關，而實則相應。於是進而說明：

蓋貌於五行為木，而可以治雨。言於五行為金，而可以治暘。視為火而可治燠，聽為水而可治寒。思則土之屬也，故可以治乎風焉！

這一節的內容，當是依據《尚書正義》所引《五行傳》之說而來：「《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⁶⁴蔡沈《書集傳》的解釋與此不同：「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⁶⁵可知王若虛的發揮，根據的正是《尚書正義》。王若虛接著說：

⁶³ 宋·黃倫：《尚書精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第58冊，頁475。

⁶⁴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尚書注疏附校勘記》，頁170-2。

⁶⁵ 宋·蔡沈：《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卷4，頁19。

曰肅曰乂，與夫哲謀而聖，此五事之得也，則氣以時若，而其徵為休。
曰狂曰僭，與夫豫急而蒙，此五事之失也，則氣以恒若，而其徵為咎。
作於下而形於上，動乎此而見乎彼，若影響然，未之或差也。人君得不
念而用之乎！

王若虛解釋題目「念用庶徵」之本旨，通過《五行傳》之說，來解釋雨、暘、燠、寒、風如何與貌、言、視、聽、思五事相應。指出五事之得，天時將會以正常（時若）的方式呈現。五事之失，天時將會以過度（恒若）的方式呈現。因此，人君必定不會忽略透過心念庶徵來自我反省，修正錯誤。

王若虛接著申論，其內容相當於「大講」：

念之如何？修吾五事而已。故必自貌之恭，充而作肅而不失之狂。自言之從，充而作乂而不失之僭。視則充其明以作哲而無豫之過。聽則充其聰以作謀而無急之愆。至于思也，亦必充其睿以作聖而去其所謂蒙者焉！早夜以思，始終而察，戒慎乎其所不覩而恐懼乎其所不聞，使吾無一事之不脩而彼無一氣之不順。有時若而不至于恒，為休徵而不至于咎，如是則善矣！世之人君惟不知夫感通之理也，以為彼蒼蒼者無預吾事而禎祥妖孽皆出於適然。畏天之誠始怠而脩己之道始廢，語默無常而容止不謹，心官失守而耳目唯其所役矣！亦何怪其譴責日來而災變荐至也哉！聖人不求天于天而求天于己。五事既脩，庶徵自協，不必雩燎之祭，坎壇之祀，而無「極備」、「極無」之凶。至于四時和，百穀蕃，莫不坐而致之。一念之功，顧不大矣乎！

這一節，進一步申述如何「念之」與「修五事」，並對照世人與聖人心態的差別。最後以武王修五事與春秋亂世種種咎徵相對比，從正反兩方面的表現作結論，相當於「結題」：

武王，聖人也。其於五事，詎有不修？而箕子言之及此！蓋〈洪範〉雖為武王言，而實為萬世法。竊嘗觀乎春秋之世焉，或棗盛之見害，或巫尫之欲焚，霜殺于李，梅實于冬，六鷗退飛而不能自止，庶徵之咎，殆不可勝紀，則君之所以自修者，尚足言邪？惜乎！莫有以箕子之言告之者。

整體而言，王若虛經義文的形式特點與宋代的經義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從文句上看，文中已有不少對仗句式，與明代八股文的形式有亦有相符之處，然並未如一般所認知的明代八股文嚴格齊整。⁶⁶

（二）明代《書傳會選》、《書傳大全》等書 未曾引錄《尚書義粹》

從現存的資料看，明人對《尚書義粹》的相關記載並不多。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應當跟《尚書義粹》作為科舉考試參考書的「工具」性質有關。然值得注意的是，元末王充耘所編寫，同為科舉考試參考書的《書義矜式》，卻受到較多的關注。例如《尚書義粹》一書之內容，明初劉三吾《書傳會選》、胡廣《書傳大全》，萬曆年間申時行《書經講義會編》的相關著作，乃至清代王項齡《欽定書經傳說彙纂》等與科舉相關的文獻皆未曾徵引。這些書反倒是較多引錄王充耘的著作，舉業家也較重視王充耘《書義矜式》。既然同為科舉參考書，為何會產生如此的差異呢？⁶⁷

筆者認為明初主編諸書之學者多出身於南方，在編書時引錄他們所熟知的南方學者的著作，而有意或無意地忽略北方學者的著作，是很自然的事。王充耘為江西吉水人，而《書傳會選》主編劉三吾是湖南茶陵人，《書傳大全》的主編胡廣為江西吉水人。根據陳恆嵩《《五經大全》纂修研究》，《五經大全》的編者主要來自江西、福建、浙江、江蘇。其中又以江西的人數最多。⁶⁸又《書傳大全》的取材來源為「以董鼎《書蔡氏傳輯錄纂註》為參考底本。另外再兼採陳櫟《書蔡氏傳纂疏》、吳澄《書纂言》、陳雅言《書義卓躍》等書的經說

⁶⁶ 八股文的結構，依王凱符《八股文概說》，有「破題」、「承題」、「起講」、「入題（將文章引入正題）」、「分股」（起二股、中二股、後二股、束二股）、「收結」六項。見王凱符著：《八股文概說》（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7-17。

⁶⁷ 此一問題為匿名審查人所提出，茲嘗試加以回答。

⁶⁸ 陳恆嵩：《《五經大全》纂修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1998年，林慶彰先生指導），後收於林慶彰主編：《中國文獻研究輯刊》第8編第7冊（臺北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頁50。

資料作為輔助。」⁶⁹而同為南方學者的董鼎、陳櫟在元代編書時，亦皆未曾引錄王若虛的意見。

尚可提出一個旁證。《永樂大典》的主編解縉也是江西吉水人。現存《永樂大典》殘本中所收《尚書》材料，⁷⁰亦引錄王充耘之書，卻未見引錄王若虛《尚書義粹》。⁷¹《永樂大典》的性質為類書，其中所收錄的相關書籍內容皆依《洪武正韻》打散編排。現存《永樂大典》殘本收錄了王若虛《文集》、《五經辯惑》等內容，應不致於故意不收《尚書義粹》。可見當時大部分的南方學者對《尚書義粹》可能未曾寓目。這正好與湯世賢〈跋《尚書義粹》〉所說，《尚書義粹》一書，「江南士子實多未見」的情況相符。

至於申時行（1535-1614）（蘇州人），為嘉靖四十一年殿試狀元。據《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登科錄》，原名徐時行，治《書經》。⁷²他在萬曆二十五年（1597）所作的〈刻書經講義會編引〉說：

余羈卹而受博士《尚書》，是時吳中大師涉《尚書》以教者，董董一二，決疑問難，靡所傳習，余甚病焉。乃從書肆中徧求名人達士所為疏解訓義及帖括制舉之文，可以印證發明者，皆手自採錄。積數年，至若干卷。既卒業，遂獲雋以去，而好事者謬有稱述，頗流傳四方。⁷³

⁶⁹ 同前註，頁 228。

⁷⁰ 明·解縉奉敕纂：《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⁷¹ 依個人已掌握的資料，與《尚書》諸家注解有關的卷數應有八卷：
卷 7677 十九庚〈盤庚〉五自「今予命汝一」至「永建乃家」止，
卷 8025、8026 十九庚〈武成〉自「〈武成〉」（篇題）至「萬姓悅服」止，
卷 19589（缺三頁）、13590 二寅〈泰誓〉二自「肆予小子發」至「時哉弗可失」止，
卷 20426、20427、20428 二質〈益稷〉自「〈益稷〉」（篇題）至「以出納五言汝聽」，
共計有〈益稷〉、〈盤庚〉、〈泰誓〉、〈武成〉四篇的相關內容。

⁷² 臺灣學生書局編輯部主編：《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明代進士登科錄彙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 年），第 15 冊，頁 7713。

⁷³ 明·申時行：〈刻書經講義會編引〉，《書經講義會編》（明萬曆二十五年刊本），全書電子檔收錄於「中華古籍資源庫」：<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892&bid=226802.0>。

可知他早年對《尚書》的學習，有一大部分是自行收集資料，手自採錄而自成一家。後來他參與為萬曆皇帝講解《尚書》的任務，相關講義在內府刊成《書經直解》一書。由於此書只在禁中流通，所以申時行便根據經筵所講，將禁中刊行的《書經直解》增補成《書經講義會編》。朱鴻林〈申時行的經筵講章〉說：「《書經講義會編》每題之下都有文字兩篇。前一篇是見於《書經直解》的講章（但文字時有差異），後一篇是申時行習舉時所作的講義。」⁷⁴

《書經直解》是對萬曆皇帝上課的經筵講義，其內容主要依蔡沈《書集傳》之說來說解、發揮經文。〈刻書經講義會編引〉說：

蓋余向所採錄，第以舉業從事，多尋摘章句，拘牽藝文，未能超然于章縫鉛槧羔雉筌蹄之習。而廣廈細旂之上，直以闡發大旨，剖析微言，要在啓沃聖聰，敷陳理道，不為箋疏制義所束縛。其簡切明陽，有不待深思強索而昭然如發矇者。⁷⁵

所以《書經講義會編》的主體基本上就是《書經直解》，其中並沒有彙編諸家說法。明萬曆二十五年刊本《書經講義會編》，便未收錄諸家之說。這應當是《書經講義會編》最初的面貌。到了萬曆四十三年（1615），蔣芳馨的《鐫彙附百名公帷中緊論書經講義會編》始採錄諸家之說，置於天頭。⁷⁶ 明崇禎三年（1630），又有張嘉和在蔣芳馨的基礎上繼續增補為《重訂申文定公書經講義會編》。⁷⁷ 蔣芳馨和張嘉和之書皆未引錄《尚書義粹》，有可能是因為《尚書

⁷⁴ 朱鴻林：〈申時行的經筵講章〉，《屈萬里先生百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家圖書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印，2006年），頁509-533。

⁷⁵ 明·申時行：〈刻書經講義會編引〉，《書經講義會編》（明萬曆二十五年刊本）。

⁷⁶ 明·申時行：《鐫彙附百名公帷中緊論書經講義會編》（十二卷，書林楊春榮梓，明刊本）全書電子檔收於「哈佛燕京圖書館」：<https://curiosity.lib.harvard.edu/chinese-rare-books/catalog/49-990079040960203941>。

⁷⁷ 明·申時行著：《重訂申文定公書經講義會編》（明崇禎三年刊本），全書電子檔收錄於國家圖書館「古籍與藏文獻資源」：<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019b715cc9664e12852e3723c77a4b32fdQwMDgz0&image=1&page=4&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

義粹》不主《書集傳》之說，無助於《尚書直解》內容之發揮所致。

至於清代的《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未能引錄《尚書義粹》，可能與《尚書義粹》在清初已不太為人所知有關。明代後期，《尚書義粹》的影響應已逐漸減少。即使少數藏書家收藏了此書，似乎未引起太多關注，或僅知其書名而。以致於如前文所引述的朱彝尊未見過此書，清中期的張金吾必須重輯此書。另外，依王豐先《康熙朝御纂諸經編纂研究》的研究，《欽定書經傳說彙纂》的主要取材來源正是《書傳大全》，並參考了陳櫟《書蔡氏傳纂疏》的內容。⁷⁸（惟王豐先論文誤將《纂疏》作者寫作董鼎）從元代董鼎、陳櫟到明代劉三吾、胡廣，乃至清代王項齡，所編諸書，採錄的資料顯然有繼承關係。

（三）《尚書義粹》成為明人科舉參考書的可能原因

既然《尚書義粹》的經義文的形式更近於宋代經義的規格，且明代的《書傳會選》、《書傳大全》諸書皆未引錄，何以此書會成為明人的科舉參考書呢？

首先，從明代科舉經義文的立說依據來看：明代科舉之法，洪武時所立規範，《尚書》根據的是《書集傳》和古註。到了永樂年間，頒布《四書、五經大全》，其中《書傳大全》以蔡沈《書集傳》為主。一般多認為，從此之後《書集傳》於明代的科舉定為一尊。按，明成祖頒布《書傳大全》，在注解上的確提高了《書集傳》在科舉考試的地位與影響。然《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實錄》卷一百六十八說：

《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書成。先是，上命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等編類是書。既成，廣等以稿進，上覽而嘉之，賜名《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親制序於卷首。至是繕寫成帙，計二百二十九卷。廣等上表進，上御奉天殿受之，命禮部刊賜天下。御制序曰：「……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

⁷⁸ 王豐先：《康熙朝御纂諸經編纂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09年，安平秋先生指導），頁154。

《六經》者，聖人為治之跡也。《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經》之道不明，則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說暴行侵尋蠱害，欲求善治，烏可得乎？朕為此懼，乃者命儒臣編修《五經》、《四書》，集諸家傳注而為《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者去之。又輯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類編為帙，名曰《性理大全》。書編成來進，朕間閱之，廣大悉備，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條理，於是聖賢之道粲然而復明。……」⁷⁹

所錄明成祖序文，即〈四書大全序〉。其中「集諸家傳注而為《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者去之」的話頗可留意。以《尚書》為例，《書傳大全》的確以《蔡傳》為主，也的確讓《蔡傳》成為明代讀書人研讀《尚書》的必讀書。但成祖之意，並不在單方面強調《書集傳》的絕對價值，而是以《書集傳》為基礎，將諸家傳注足以發明經旨者皆收入書中，這就同時包含了諸家說法乃至古注疏（《孔傳》、《尚書正義》）在內。若立足於「以《蔡傳》為主」的立場來看待《書傳大全》，自然會引申出《蔡傳》定為一尊的結果。然若將重點放在「集諸家傳注而為《大全》」一事上，就有可能引申出重視諸家說法，乃至重視古注疏的結果。由於明代科舉考試雖以朱子學為宗，相關法令卻也未明文規定禁用古註疏，這使得明人在科舉主張上，一直有人大聲疾呼必須讀《大全》乃至讀古註疏。明末清初的費密（1625-1701）《弘道書》卷上〈道脈譜論〉說：

明洪武中，定取士法，用古注疏，兼之宋傳，著為令甲。宋傳亦未盡從，以蔡沈言天運大非，集諸儒更解，賜名《書傳會選》，勅劉昆孫刪《孟子》為節文，削去八十五段，不以試士。永樂得位，專用朱熹之說，始不遵祖訓，仍宋舊本，作《四書、五經大全》，命科舉以為程式。古注疏亦未嘗有詔禁止。生徒恐畏趨時，專習宋傳，性理浮說盛行，遞相祖受，古義盡廢。七十子所遺，漢、唐相傳共守之實學殆絕，講議益固。

⁷⁹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頁1872-1874。

洪、宣至隆、萬諸儒深憂之，諍論大出，而皆未嘗別標門戶也。⁸⁰認為《四書、五經大全》的頒行，雖然引起大量生徒「專習宋傳」，導致「古義盡廢」的結果；可是同時法令上因「古注疏亦未嘗有詔禁止」，使得許多有識的學者也得以據以提倡古注疏之學與閱讀。費密所觀察到的現象並非孤例。如鄭曉（1499-1566）《今言》卷一說：

洪武開科，詔《五經》皆主古註疏，及《易》兼程、朱，《書》蔡，《詩》朱，《春秋》左、公羊、穀梁、程、胡、張，《禮記》陳。乃後盡棄註疏，不知始何時。或曰：「始于頒《五經大全》時，以為諸家說優者采入故耳。」然古註疏終不可廢也。⁸¹

當時人認為因《五經大全》採錄諸家之說，導致明代讀書人「盡棄註疏」。鄭曉卻認為《五經大全》乃有選擇地採錄諸家之說（優者），並非古註疏全貌，強調不應捨棄古註疏。鄭曉對其主張雖未提出太具體的論證，但他算是較早意識到古注疏重要性的學者。

袁黃（1533-1607）在明代編寫了許多科舉用書。他在《游藝塾文規》所引錄的相關材料與解釋，頗值得注意。卷一〈國家令甲〉說：

洪武間，初開科舉，詔群臣詳定取士之法。《四書》外，《五經》各占一經：《易經》主程傳及本義，《書》主古註疏及蔡氏傳，《詩》主朱傳，《春秋》主胡傳及《左傳》，《禮記》主陳皓〔濤〕集說及古註疏。後又以《書傳》多錯謬，命劉三吾等重加校正，凡蔡傳得者存之，失者去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頒之學宮，令天下遵守。永樂中，又以宋儒一人之見未足以盡先聖之旨，遂廣募群儒，將《五經》、《四書》各集《大全》一部，搜羅群說，纖悉不遺，頒布天下，令生儒世守。⁸²

⁸⁰ 清·費密：〈道脈譜論〉，《弘道書》，《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九年大關唐氏怡蘭堂刻本，第946冊，卷上，頁20，總頁14。

⁸¹ 明·鄭曉撰，李致忠點校：《今言》（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16。

⁸² 明·袁黃：〈國家令甲〉，《游藝塾文規》，《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刻本，第1718冊，卷1，頁9，總頁7。

《游藝續塾文規》卷三〈與鄧長州〉說：

我朝令甲，《四書》從朱註，仍元舊也。後成祖下詔，謂朱熹一人之說不足以盡《六經》之旨，徵諸儒集《四書、五經大全》，頒布學宮，使士子誦習，法至善也。今天下咸局于朱說，不復有看《大全》者矣。吾兒須先將經文潛心玩繹，次將朱註字字而體貼之，《大全》諸儒之說亦須一一參考，務求至當。蓋博則眾長兼采，約則一字不留，此在豪傑之自得耳，未易為眾人道也。⁸³

袁黃認為，明成祖之所以要編纂《四書、五經大全》，是因為「宋儒一人之見未足以盡先聖之旨」、「朱熹一人之說不足以盡《六經》之旨」，所以「搜羅群說，纖悉不遺」，以補充朱熹之不足。他主張除了經文、朱註應熟讀外，《大全》所收的諸儒之說也應一一參考。袁黃的意見，應當是繼承自他的老師薛應旂（1500-1574）之說而來。據《游藝塾續文規》卷一〈方山薛先生論文〉（門人袁黃手錄）說：

辛亥七月，先生自南考功轉浙江提學。甫下車，即頒訓戒，諄諄教士子看《大全》，謂：祖宗以朱熹一人之說不足以盡《六經》之旨，下詔徵集群儒，脩輯《四書、五經大全》，頒行學宮，令士子傳習。當時鄉、會程墨皆博采儒先之說，不拘拘于朱註。其摛詞用意，真足以發古先聖賢之精蘊。近來士風轉陋，文運益卑。駕言于尊朱，而并朱註亦不復理會。束書不觀，猖狂自恣。由向來柄文衡者不遵朝廷訓典，閱文惟取浮華，而置理學于度外，故相習成風，而登詞壇者多由草竊，良可深憾。茲本道出題，必本大公。諸儒之說，有足以發明孔、孟之真傳而訂正朱子之所未盡者，諸生能闡發其旨，即文不甚工，亟置高等，不然弗錄也。⁸⁴

方山薛先生即薛應旂。薛氏強調，明代前期的科舉考試，並不拘於朱熹之說，

⁸³ 明·袁黃：〈與鄧長州〉，同前註，卷3，頁21，總頁201。

⁸⁴ 明·袁黃：〈方山薛先生論文〉，《游藝塾續文規》，《續修四庫全書》，第1718冊，卷1，頁27，總頁172。

主張士子在準備科舉時，應讀《四書、五經大全》。既然諸儒之說亦應參考，自然亦包含古註疏在內。

顧起元（1565-1628）《客座贅語》卷一〈經義兼古注疏〉說：

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初設科舉，條格詔內開第一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註，《書》蔡氏傳，《詩》朱氏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張洽傳。《禮記》專用古注疏。《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至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始定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制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減一道。《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案，此兼用古注疏及諸家傳，聖制彰明。後不知何緣，遂斥古注疏不用。《春秋》止用胡傳為主，左氏、公、穀，第以備考。張洽傳，經生家不復知其書與其人矣。《禮記》專用陳灝集說，古注疏盡斥不講。近日舉子文，師心勦說，浮蔓無根，誠舉初制一申明之，使通經博古者得以自見，亦盛事也。⁸⁵

顧起元甚至主張跳過《大全》，企圖將科舉制度回復到洪武時期「兼用古注疏」的規定。

上列諸人，除了費密時間較晚外，皆為嘉靖、萬曆間人。諸家所持主張雖不盡相同，如鄭曉、顧起元、費密認為應恢復古註疏，薛應旂、袁黃則強調應讀博採諸儒之說的《五經大全》。然這些論述的出現，意味著古註疏在明代科舉雖因《大全》以朱子之說為主而有式微之傾向，卻也有許多人試圖強調《大全》兼包並蓄的精神，甚至突出古註疏對科舉的重要性。這同時也意味著當時對科舉是否用古註疏，存在著某種解釋空間。湯士賢在嘉靖年間刊刻根據偽《孔傳》、《正義》立論的《尚書義粹》，或許不是出於偶然。

⁸⁵ 明·顧起元撰，譚棣華、陳稼禾點校：〈經義兼古注疏〉，《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

其次，從文章形式來看：後世所說的明代八股文，一方面可以溯源自宋元經義，一方面在明代又自有其發展歷程，並非明初即形成八股文的定式。⁸⁶顧炎武（1613-1682）《日知錄》卷十九「試文格式」條說：

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1457-1464）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註，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1487）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1496）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為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其兩扇立格，（謂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⁸⁷

從顧炎武「天順（1457-1464）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註，或對或散，初無定式」之說，可知明代經義文發展成八股定式，是天順、成化（1465-1487）之後的事。既然在此之前尚未形成定式，學習科舉經義文所使用的參考書，便較不受限。如李開先（1502-1568）《李中麓閑居集》卷五〈唐荆川批選名賢策論序〉所列舉「詞科所業《白氏策林》、《尚書義粹》、《論孟古義》、《論孟古語》、《論學繩尺》、《三場文選》、《截江網》、《源流至論》、《策

⁸⁶ 關於明代八股文定式之形成，一般多接受顧炎武《日知錄》「試文格式」條之說。如：葉國良：〈八股文的淵源及其相關問題〉，《臺大中文學報》第6期（1994年6月），頁39-58；王凱旋：《明代科舉制度研究》（長春：吉林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論文，2005年，梁希哲、李世愉先生指導），第五章「科舉制與八股文」，頁103-125；黃明光：《明代科舉制度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05年，龔延明先生指導），第七章第一節「重進士科與創建八股」，頁87-89；陳瑞贊：《明代八股文及其文學面向研究》（南京：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14年，張宏生先生指導），第二章第三節「四書義的八股化」，頁39-47，皆有相關的討論。

⁸⁷ 清·顧炎武：《原抄本顧亭林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頁479。

學衍義》等書」。⁸⁸九種著作中，著作全名、作者或著成時代可考者如下：

- 《白氏策林》唐·白居易
- 《尚書義粹》金·王若虛
- 《論孟古義》宋·陳傅良
- 《論學繩尺》宋·魏應天
- 《皇元大科三場文選》元·周粵
- 《羣書會元截江網》宋·不著撰人⁸⁹
-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宋·林駟
- 《類編古今策學衍義》明·不著撰人

除《論孟古語》一書無法得知時代與作者，其餘諸書可考知作者的有六種，可考知時代的有八種。其中只有《類編古今策學衍義》為明人之作，其餘皆作於唐、宋、金、元人之手。李開先的時間已晚於成化，他在敘及當時的科舉參考書時，仍以唐宋金元人之著作為主，可見明人在成化以前的科舉備考，必然也參考這些著作。前文所提及，在準備科舉考試時曾參考《尚書義粹》而考上進士的張濬、葉盛，皆在正統年間獲取功名，頗符合顧炎武「天順以前」之說。如此，或可說明何以文章接近宋元經義文形式的《尚書義粹》在明代八股文未成定式之前，有機會成為明人備考的選擇。

五、結 論

本論文通過天一閣藏王若虛《尚書義粹》殘本，對清代張金吾所輯的《尚

⁸⁸ 明·李開先撰：《李中麓閒居集》，頁 551。

⁸⁹ 明·祁承燦《澹生堂書目》、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著錄此書，作者皆作「宋·胡煦」。《四庫全書總目》則說：「前有至正七年東陽胡助序，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遂指為助撰，誤矣。」認為作者不詳。但四庫本謂書前序文之作者為「胡肋」（文淵閣本《四庫全書》之《羣書會元截江網》書前序文作者的確題作「胡助」），與「胡煦」不符。按，清·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抄錄明弘治刊本序文，題名作「胡煦」，則此字不似「煦」，亦不似「助」，有待進一步釐清。

《尚書義粹》提出檢討，指出張氏輯本在形式上為《尚書》注解，且內容多與蔡沈之說一致，與王若虛身為金人，《尚書義粹》作為金代「經義」考試之範本，宜遵從金代經義考試「《書》用孔安國註」的規範不符。書名《尚書義粹》之「義」，指的正是「經義」。由於前人的相關研究皆未能注意及此，在整體的研究與理解方向上，便將此書視為一般隨文釋義形式的《尚書》注解。

其次，考察了天一閣本《尚書義粹》尚存的二十九篇《書》義內容，並疏理刊刻者湯世賢的跋文，指出這本《尚書義粹》得自江陰知縣張集。在嘉靖七年刊刻時，曾請石玠作序。據湯世賢跋文，刊刻此書的動機，正是為了科舉之參考。配合明人提及《尚書義粹》一書，相關脈絡皆與科舉有關，可知天一閣本《尚書義粹》才是現存諸明人文集中所提及的那本《尚書義粹》。張金吾據黃諫《書傳集解》所輯出的，應為另一本書，其作者、來歷皆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最後，舉例分析《尚書義粹》中的文章，指出王若虛經義文的寫作形式，基本上承襲自北宋經義文。雖然明清時期與科舉考試相關的《書傳會選》、《書傳大全》，較後出現的《書經講義會編》相關著作，以及清代《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亦皆未引錄《尚書義粹》的內容；然而或許是因為明代八股文一直到成化之後，才漸漸發展成定式，且官方的規定並未明文要求只能根據蔡沈《書集傳》的說法立論，所以《尚書義粹》在明代的科舉考試有其參考的價值，而有相關刊本流傳。

（責任校對：王誠御）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葺宋本尚書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
- 宋·蔡沈：《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影印宋淳祐十年上饒郡學呂遇龍刻本。
- 宋·黃倫：《尚書精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第58冊。
- 金·王若虛著，清·張金吾輯，陳良中補輯：《尚書義粹》（補輯者自製電子檔），2009年。
- * 金·王若虛著，馬振君點校：《王若虛集》，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 金·王若虛著：《尚書義粹》下（明嘉靖年間刊本），天一閣博物院「古籍數字化服務平台」：<http://www.tianyige.com.cn:8008/Detail/Index?drid=88>。
- 元·脫脫等撰：《金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 元·吳澄：《吳文正公集》，收入王德毅、潘柏澄編：《元人文集珍本叢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年，影印明成化二十年刊本，第3冊。
- 明·解縉奉敕纂：《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 明·葉盛撰，魏中平校點：《水東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明·李開先：《李中麓閒居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影印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至隆慶刻本，集部第92冊。

- 明·栗祁、唐樞纂修：《（萬曆）湖州府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史部第191冊。
- 明·張弘道、張凝道撰：《皇明三元考》，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影印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刻本，史部第271冊。
- 明·焦竑編：《國朝獻徵錄》，收入《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第109-114冊。
- 明·申時行：《書經講義會編》（明萬曆二十五年刊本），全書電子檔收錄於「中華古籍資源庫」：<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892&bid=226802.0>。
- 明·申時行：《鑄彙附百名公惟中繫論書經講義會編》（十二卷，書林楊春榮梓，明刊本），全書電子檔收於「哈佛燕京圖書館」：<https://curiosity.lib.harvard.edu/chinese-rare-books/catalog/49-990079040960203941>。
- 明·申時行：《重訂申文定公書經講義會編》（明崇禎三年刊本），全書電子檔收錄於國家圖書館「古籍與藏文獻資源」：<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019b715cc9664e12852e3723c77a4b32fDQwMDgz0&image=1&page=4&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
- 明·《正德三年進士登科錄》，收入姜亞沙，經莉，陳湛綺編：《中國科舉錄匯編》，北京：縮微中心，2010年，第4冊。
- 明·《正統十年會試錄》，收入《明代進士登科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第1冊。
- *明·鄭曉撰；李致忠點校：《今言》，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明·袁黃：《游藝塾文規》，《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刻本，第1718冊。
- 明·袁黃：《游藝續塾文規》，《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5年，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第1718冊。
- 明·顧起元撰，譚棣華、陳稼禾點校：《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清·費密：《弘道書》，《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九年大關唐氏怡蘭堂刻本，第946冊。
- 清·顧炎武：《原抄本顧亭林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
- * 清·朱彝尊撰，林慶彰等主編：《經義考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清·張金吾：《言舊錄》，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影印民國間刻本，第139冊。
- * 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華東師範大學藏清光緒十三年吳縣靈芬閣集字版校印本，第925冊。
- 清·薛福成：《天一閣見存書目》，臺北：古亭書屋，1970年。
- 龔延明主編，邱進春點校：《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登科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16年，中冊。

二、近人論著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
-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王凱旋：《明代科舉制度研究》，長春：吉林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論文，2005年，梁希哲、李世愉先生指導。
- * 王凱符：《八股文概說》，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王豐先：《康熙朝御纂諸經編纂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09年，安平秋先生指導。
- * 孔慶茂：《八股文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

- 朱鴻林：〈申時行的經筵講章〉，《屈萬里先生百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家圖書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印，2006年。
- 李定乾：《〈淳南遺老集〉研究》，蕪湖：安徽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05年，胡傳志、袁傳璋先生指導。
- 李定乾：〈王若虛著述考〉，《文獻季刊》2007年第1期。
- 馬振君：〈金王若虛《尚書義粹》版本源流新探〉，《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8年第1期。
- 許華峰：《董鼎〈書傳輯錄纂註〉研究》，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岑溢成先生指導，2001年。後收於林慶彰主編：《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第9編第11冊，臺北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年。
- 陳良中：〈張金吾輯錄王若虛《尚書義粹》校讀記〉，《圖書情報工作》第54卷第13期（2010年7月）。
- 陳良中：〈論王若虛《尚書義粹》的解經特色〉，《重慶師範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
- 陳恆嵩：《《五經大全》纂修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林慶彰先生指導，1998年。後收於林慶彰主編：《中國文獻研究輯刊》第8編第7冊，臺北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
- 陳瑞贊：《明代八股文及其文學面相研究》，南京：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14年，張宏生先生指導。
- 葉國良：〈八股文的淵源及其相關問題〉，《臺大中文學報》第6期（1994年6月）。
- 黃明光：《明代科舉制度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05年，龔延明先生指導。
- 臺灣學生書局編輯部主編：《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明代進士登科錄彙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第15冊。

- * 鄧嗣禹：《中國考試制度史》，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
 * 劉起鈞：《尚書學史》（訂補本），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三、電子資源

- 《四明天一閣藏書目錄》：<http://www.tianyige.com.cn:8008/Detail/Index?drid=167>
 天一閣博物館：<http://www.tianyige.com.cn:8008/Detail/Index?drid=88>（舊網址已於2022年12月31日起停用。新網址為：<https://gj.tianyige.com.cn/>）
 《中央研究院漢籍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http://hanji.sinica.edu.tw/>，
 臺北：中央研究院。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
 《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
 《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
 《永樂大典資料庫》：<http://www.xueheng.net/yldd.html>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Deng, S.-Y. (2011). *Zhongguo kao shi zhi du shi*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Changchun: Jilin chu ban ji tuan.
 Kong, A.-G., and Kong, Y.-D. (Annot.). (1965). *Chongkang Songben Shangshu zhu shu fu jiao kang ji* [A record of the proofreading of the republished Song version *Book of Documents* with annotations]. Taipei: Yee We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Han and the Tang dynasties)
 Kong, Q.-M. (2008). *Baguwen shi* [The history of the baguwen]. Nanjing: Feng huang chu ban she.
 Liu, Q.-Y. (1989). *Shangshu xue shi: dingbube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of Documents* studies]. Beijing: Zhonghua.

-
- Wang, K.-F. (2002). *Baguwen gai shuo* [Introduction to baguwen]. Beijing: Zhonghua shu ju.
- Wang, R.-X. (2017). *Wang Ruoxu ji* [Collected works of Wang Ruoxu]. Beijing: Zhonghua shu ju.
- Ye, Sh. (1980). *Shui dong ri ji* [Diary from east of the river]. Beijing: Zhonghua shu ju.
- Zheng, X. (1984). *Jin yan* [Notes written by Zheng Xiao]. Beijing: Zhonghua shu ju.
- Zhu, Y.-Z. (2010). *Jing yi kao xin jiao* [Bibliography of shi san jing] (Q.-Zh Lin et al. Eds.).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 Zhang, J.-W. (1997). *Ai ri jing lu cang shu zhi* [Zhang Jinwu's bibliography].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臺大中文學報

(第八十一期抽印本)

天一閣藏本王若虛《尚書義粹》 與明代科舉

許華峰著

臺灣 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印行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六月出版